

世故之恶

文/何同彬

“她可以变成好人的,要是每分钟都有人对她开枪的话。”

在“邪恶”的奥康纳的短篇小说《好人难寻》的结尾,“格格不入”杀死了那个喋喋不休的老太太,然后说出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。

那位可怜的老太太显然不是一个恶人,而且在普通人眼里她很可能算得上一个“好人”,但她并不可爱,她那些客套话让我厌憎和愤怒。当她说出“哎呀!你是我的儿媳,你是我的亲儿”时,我固然不会像“格格不入”那样“像是被蛇咬了似的向后一跃”,然后开枪打死她,但也至少会被“恶心”得落荒而逃。

有人乐观地把老太太临死前的这句话描述为顿悟和觉醒的“天惠时刻”,我实在不能苟同,这个“可恶的”老太太最后想以一种宽恕和友善的假象求生,但“格格不入”是一个清醒的“恶人”,他本能地拒绝了。

在“格格不入”或者在奥康纳的内心到底有没有一个关于“好人”的标准?小说中没有交待,但他认为老太太要想成为好人,必须“每分钟都有人对她开枪”。也许,开枪的时刻如同末日审判的时刻,在那一瞬间人被迫“思考”,人性也得暂时从平庸、麻木的世故之恶中脱身,由此才有可能成为一个“好人”。

但“好人难寻”,因为人们有意识地避免遭遇“开枪的时刻”,宁愿活在无处不在的世故之中。所以,

奥康纳才被称之为“邪恶”,就像那个谁都不宽恕的鲁迅被认为偏执、狭隘一样。他们都是“较真”的人,宁愿以不友善的恶相冷眼面对由世故豢养的伪善。

阿伦特在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》中提出过“恶的平庸性”,后来在《思考与道德关切——致W.H.奥登》一文中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和阐发。阿伦特发现艾希曼作为一个“罪犯”有一种“异乎寻常的浅薄”,深陷一种不能思考的奇特状况,由此她得出结论:“陈词滥调、日常话语和循规蹈矩有一种众所周知的把我们隔离于现实的作用,即隔离于所有事件和事实由于其存在而使我们思考它们的要求。倘若我们时时对这些要求保持回应,那我们马上就会疲惫不堪,而艾希曼的不同只在于他对此要求分明是毫不知悉。”

老太太是另一个“艾希曼”,我们每个人都是待审的“艾希曼”,但我们比老太太幸运,因为暂时还没有人朝我们开枪,我们也就还可以快乐地活在“陈词滥调、日常话语和循规蹈矩”的世故习性中。因为世故可以让我们“成功”、让我们安全、让我们每个人都看起来像一个“好人”,谁会愿意自我麻烦地“疲惫不堪”呢?

这种世故也许就是100多年前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描述的“未来的小人”,那时候米勒、赫尔岑这样的欧洲思想者认为西方的堕落就是

有朝一日变成拥有“混合平庸”或“庸俗习气”的中国人,目前,这种带有明显文化偏见的“黄色危险”论不幸被充分地言中了。

世故是中庸之道的一种畸变,显现着人们在当前的大时代的怯懦和虚荣,或者说,物质的力量在空前地压制着昂扬向上的精神向度,诱惑我们做一群浅薄且拒绝思考和反省的猪;文化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高,形成的不是一个对共同体的前途负有责任感和实践勇气的群体,而是一群精致的知识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。一团和气、饱含功利的世故让文化变得浑浊,让一切是非失去泾渭分明的界限,让一切抗拒变得可疑,甚至可笑。如果文学或者艺术有什么必须要克服的障碍的话,在我看来,这个首要的障碍就是世故。

但混迹在文坛的各色人等,有谁能避免这种世故呢?看看,有些名气越大的人就越世故,越不可能是“格格不入”,而更可能是不会有人当胸开枪的“老太太”、浅薄且拒绝思考的“艾希曼”。这就是鲁迅所说的“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”:“世故”深到不自觉其“深于世故”,这才真是“深于世故”的了。结果,举目四望,你竟然很难发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恶人,到处都是和善的、宽厚的“好人”面孔,而他们却在制造着让人无法忍受的世故之恶。■



苗家日子
摄/王培

万物之灵

文/修白

朗溪镇的土司遗址已没了昔日的昌盛。高脚厢房、古巷道接近市井。合水镇的古桥下,水之清澈,是远古时候流过来的样子。那种双手掬一捧,低头便能畅饮的水,微微有些甘甜。似乎能看到沿着山谷策马而来的将士。骏马稍息,低下头颅,优雅地饮水。将士蹲在马的身边,感激着什么的样子,双手掬了一捧甘甜的水,脸埋进手中。有些时间飞逝的意思,江水把我们拽到时间的期初,源头,我们生命中的源头。在源头,我们和一个纯真

的单向度的自己相遇。

古桥下连成片的茅草屋。屋顶上覆盖的茅草,草的经络与韧性被时间的指针滴答的像一个超越时空的老人,全然丧失了自己的风骨,静穆如泥土。风雨侵蚀后淡然的灰暗,叫做大自然初始的颜色吧,茅草的每一株袖筒里掩藏了历史的风尘,以草的形式存在于屋顶。

茅草屋子的四周,野生构树的成熟果实,通体鲜艳,草莓样大小,表层一粒一粒米粒般排列在球体

上。童年的物质沙漠里,大人一再告诫这果实有毒。渴望甜味的小嘴巴会躲开大人的眼睛,偷偷摘一颗,舌尖舔舐一两粒,刚刚品尝到一丝甜味,便在死亡的恐惧中迅速吐掉。

一草一轮回。屋梁上的茅草们静静地等待时光的涅槃。要怎样久的光阴才能把它们化作尘埃,融入那些之前掉入泥土的生命呢。低头看见构树上成熟的果实,“吧嗒”一声,掉入泥土。方觉出泥土才是万物之灵,万灵之母。■

什么样的生活

文/王春鸣

新生报到季,研究生公寓的食堂里无比拥挤。菜式很丰富,但味道不好,前天点了乌鸡汤,味道寡淡到无耻。今天点了浓油重酱的大肉圆、鱼头汤、鱼香肉丝……中午吃不完还有晚上,我吃不完还有宿舍区逡巡觅食的流浪猫。

旁边一桌应该是一对父女。那个穿着黑布鞋,把白衬衫的最上一粒扣子都扣紧的父亲异乎寻常地苍老。两碗米饭,一碟青菜和一碟鱼香肉丝,那个皮肤黝黑的女儿一定是新生,她缓缓地吃着米饭,很少将勺子伸向菜碟,面色温柔沉默。父亲难掩骄傲、新奇与兴奋——自己有了一个了不起的女儿,考上了这所著名高校的研究生。他在吃盐水花生,不时凑到矿泉水瓶里喝一口——我猜出来那是酒。

一时我不敢抱怨饭菜的难吃,并为自己点了这么多明显吃不完

的食物感到羞愧。是的,我在发泄对生活的不满,我在为迟迟无法推动的学位论文焦虑,于是找机会对生活挑衅:无声的、自我纠结的、浪费的……

而那一对父女,看得出他们的所来之处,也看得出他们拥有那些我羡慕的感受。女儿把菜碟往父亲那儿推推,开始轻声言笑,简单的饭菜很快被吃得干干净净。我理着那个浑油的大鱼头,有一个瞬间很想哭,觉得自己被一种情绪打倒了。我端着剩菜饭跑过他们身边。

马尔库塞认为,“单向度这个术语如今已经成为最脍炙人口的概念之一,单向度的人,即是失去否定、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。这样的人不再有能力去追求,甚至也不再有能力去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。这真是发达工业社会集权主义特征的集中表

现。”这段话我引进论文的时候,还一度觉得有些东西,比如自我的确认重新建立起来。当我把并不年轻的岁月重又变得动荡不安,当我离开家,离开琐碎的生活,我通过这段话受到了理想的嘉许。但我还是觉得饭菜好吃,即使每天看着宿舍楼前如烟的合欢,据说它的花朵有清奇的香味,能够让人复归平静。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条宿命的路径,它指向不可知的未来,而单向度的顺势或者多向度的挣扎,都有它的不足。我每天思考,可是依旧迷茫,读书不能,看合欢花也不能,那么,什么样的生活才能让我心安理得?

猫聚集在宿舍楼前等我,看见我两手空空,它们流露出嗔怨的目光,拂尾而去,有的钻进了垃圾箱,有的钻进了路边的灌木丛。■

感谢科技

文/曹寇

去医院植牙,塞到骨头里一个东西,拍CT。然后和医生坐在一起欣赏自己的CT图片。我看到了自己的骷髅。

真的非常清晰,正是我头骨的全貌。牙齿比我想象的要细长许多,它们就像一根根铁钉那样被人工敲进牙床骨骼中,而非长上去的。其他就是眼窝、下颌和鼻骨等所有骷髅所具备的元素。长这么大,我只在影视作品和生物实验室看过人的头骨,而且可以肯定的是,都是别人的。在现代科技之前的认知伦理中,一个人是没法看到自己的头骨的。感谢科技,它让我亲眼看到自己的骷髅形象。可能是环境原因,自觉毫无违和感,没有惊悚,十分喜。

值得庆幸的是,我没有通过头骨的形象与照镜子时所看到的面孔有任何相似点。我对自己的相貌并不满意,也谈不上讨厌,天生如此,我能怎样。而头骨,却和我所看过的所有头骨并无二致(当然,理论上每个人的头骨都有不同)。真是一个标准的头骨啊,真是一个标致的骷髅啊。如果能摸一把就更好了。我甚至想激动地断言:人有美丑,头骨没有,个个貌若天仙。

当然,我并不想矫情地表示“头骨才是一个人的真相”。骨骼和真相或许有部分关系,比如“骨相学”和“骨气”什么的。在欧洲中世纪,战争和黑死病导致的大量死亡,教堂收殓了那些路边尸骨,因数量众多,教士还曾经使用人骨建造和装饰教堂,人骨吊灯、头骨祭坛等等,就是所谓的人骨教堂。不过,在绝大多数的描述中,

尤其是中国故事里,都没有将灵魂附着在骨骼上。或许没有皮肉的包裹,骨骼太空荡了,就像一间没有瓦片的房子,风风雨雨,它是漏的,是没法让灵魂“栖居”的。看样子灵魂更热爱血肉,而非骨骼。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”,灵魂出窍飞离之后,人剩下的空壳不是肉身,最终是骨骼(火化另算)。

问题的关键在于,人为什么能够一边啃着鸡爪子、鸭脖子一边对看到同类的骨骼感到害怕?通常的解释是对于死亡的恐惧。这当然一点问题也没有,求生或怕死确实是本能。但这本能显然也不能涵盖一切。就我所知,自杀不仅在人类世界与日俱增,动物界也时有发生。动物就不说它们了。人的自杀是否可以通过这一本能加以阻止?也就是说,当我们劝诫一个矢志跳楼的绝望人士,抬出一架白惨惨的人骨能管用吗?

我不禁想到前段时间被人们不厌其烦悼念再三的诗人海子。他只身前往山海关的时候,一定途经很多荒山野岭。不知道在其赴死的道路上有没有看到一具人骨一截残尸,如果看到,是否曾经动摇过他的意念?我相信他应该动摇过,像许多留下自杀日记的人那样纠结不已,无论有没有看见他人的尸骨。但这些动摇都没有改变什么。也许正是这些动摇在另一个方向把他向死亡推进了一步。在厌倦、绝望或某些形而上追求面前,本能似乎是一个小丑,需要加以蔑视、嘲讽和狗血喷头式的诅咒。■